

Forum: [鬼話連篇](#)

Topic: [我在下一個出口](#)

Subject: [我在下一個出口](#)

發表者: [angel6868](#)

2019-09-22 11:41:48

我在下一個出口

孫昌建

2011年9月的一天，我把我的QQ簽名改為——不在床上，就在地上；不在地上，就在地下。

我要傳達的一個信息是，我要去采寫地鐵了，不是一個人物，一篇文章，而是一部報告文學，一本書，所以非誠勿擾，誠了也請等一等再擾，因為我在施工的地下收不到信號。

由此朋友戲稱我這一年為地下工作者，當我掛Q時便有人會問我：回到地上了？

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地上，因為我去採訪時，杭州地鐵開工已經四年多了，而從正式成立地鐵公司算起已將近十年了。十年磨一劍，我要寫的就是這一段歷史。

報告文學不同於詩歌和小說，也跟通訊報道和散文不一樣。有人說報告文學是一種大散文的概念，它往往以寫人記事為主，且是一些重大的事件。這裡所說的“報告”，其實就是“紀實”，而“文學”在這裡更多的是指手段和風格，而不是說去虛構。此前我也寫過人物的報告文學，寫一個人半個世紀和“道路”的關係，15萬字，採訪和寫作差不多也花了一年的時間。

但杭州地鐵於我，誘惑而又挑戰。這不同於我以往的寫作，以往我寫民國人物，不會有人對我指手畫腳的。或者說如果只寫一個人，那隻要把此人搞定就可以了。面對地鐵，我曾經猶豫了很久，要不要接這個活。直到我寫出初稿，我認為我的猶豫還是有道理的，因為這個選題在某些人眼裡，覺得還是太敏感；而在另一些人眼裡，可能又覺得可有可無，因為他們覺得杭州地鐵太多事了，但把它權衡和世界的層面上，它又只能屬於小兒科了，因為地鐵已有150年的歷史了，但於杭州，於浙江，卻是史無前例的。

我總喜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，但促使我最終接下這個活的最主要原因，是我多年前發在《看電影》雜誌的一篇專欄文章，題目就叫《開往地鐵的電影》，裡面列舉了幾部地鐵題材的電影。當時是做了一點末獠滿A主要是找來了跟地鐵有關的影碟，欣賞且比較。這意味&#30528;我是有一點地鐵情結的。這個情結也就是地鐵夢，這也是杭州人做了幾十年的一個夢。

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地鐵的情景，那是在北京，1983年，當時的中國好像只有北京有地鐵。

將近30年之後，我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，有點緊張、興奮、好奇，跟第一次坐飛機有點近似，但坐飛機會有點恐慌（現在依舊），而且這恐慌是伴隨全程的，而坐地鐵則全無恐慌之感。那時的地鐵坐的人還沒那麼多，所以更是感覺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。當時覺得北京真牛，這個牛不僅僅是因為北京有天安門和故宮，更是因為有從未見過的地鐵。

那個時候我覺得坐火車已經有點奢侈了，誰知道地鐵比火車還要厲害——它是不聲不響就來到你面前了，而且上下車的速度是那麼快，快到簡直不可思議。對了，當時能想到的形容詞只剩下“呼嘯”一詞。

還記得一些有關的小細節。比如，那兩年之後又去北京，我用一張3元的學生月票從復興門坐到蘋果園，一開始以為月票只能用來坐公交車，沒想到月票竟能坐地鐵；每一次去坐心裡還是有點惴惴不安的，生怕坐錯了地方，後來朋友說“坐錯怕什麼，你再坐回來好了，來來回回，隨便你坐多少次”；當時的地鐵車站還沒有升降電梯，所以都得步行進出入口處，特別是從出口到地上，很有一種像到家的感覺，是的，離回家不遠了

後來我也喜歡上了上海的地鐵，因為那個陝西南路的地鐵站有一個季風書店。後來我在香港和台灣，都是坐地鐵去找書店的。那裡的朋友也都跟我說，不要打的，那太貴了，坐地鐵多方便呀。的確方便，而且我在地鐵上也觀察到一景，比如歐美人模樣的坐地鐵，喜歡捧一本書看；日本人則喜歡看雜誌；港台人呢喜歡看報紙；

而我們成群結隊地去坐地鐵，則是喜歡發短信或打電話，或者就是用耳機聽歌。在日本，在印度，我都曾錯過坐地鐵的機會而有小小的遺憾，因為我在想，我寫的雖是杭州地鐵，但我要有世界地鐵的概念才好呀，我想知道得越多越好，於是我去找書，找影碟。包括我還特意跑到南京，那裡的朋友帶我從買票開始，帶我坐到糖果小站、愛情小站等，這些名稱實際上都是文化人策劃的結果，至於說“坐地鐵轉巴黎”一類的策劃，網上一點就是一大片。

我知道世界上第一條地鐵的靈感，實際上就是來自於一隻老鼠。一隻老鼠迅速地消失在人的視線中，那是因為它有一條地下通道。

而寫地鐵的靈感，可以說一點都沒有。接下采寫地鐵這個活的時候，我剛剛出版了一部《書生意氣》的書，那是向民國時代文人致敬的一本書，但是我知道，文化和文人最終是要接地氣的，天降大任我輪不到，那麼小任總可以去試試吧。事實上地鐵於我，更是一次學習，是文科男在向理科男和工科男學習，是一個詩人在向現實學習，這是需要俯下身子，但不必向鏡頭微笑和皺眉的。我就是想把杭州造地鐵這一事件作為切入口，來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多元和紛雜，我們人性的光明和曖昧。

所以當我坐在課堂里聽地鐵知識的講座，當我身子踏上施工中的盾構機，當我一篇篇地翻開潦草的採訪手記，當我坐上正在試運行的地鐵時，我的心是踏實的，特別是在對地鐵人和建設者進行採訪時，我覺得真是老天賜我這麼一個機會，讓我這麼近距離地接觸地鐵，接觸到如此鮮活而生動的故事。而至於其他，我真的沒有考慮多少，因為於我個人來說，多寫一本和少寫一本，要不要再寫此類的文字，其實意義並不大，但對於杭州史上規模最大的這個建設項目，如果我的文字能夠記錄下某些片段，記錄下時代行進過程中的某些軌跡，那就足夠了。因為如果光喊口號可以把地鐵造好的話，那麼文學傑作也是可以用口號喊出來的，所以正如球場上也需要有人干臟活累活一樣，我寫地鐵，純粹就是想做一做我沒有做過的。正如我有時在打開電腦熒屏的時候，並不知道第一個字要寫什麼，因為不知道，所以充滿期待，所以才會有挑戰。

是杭州地鐵人在用他們的行動鼓勵我前行，因為真正感動我的，或者說我最希望有的，還是人的故事。那些來自天南海北的地鐵人，他們為什麼來杭州？他們來杭州遇到了什麼問題？杭州正如他們想象的那樣嗎？杭州地鐵也如他們的想象嗎？

我就是帶這樣的問題，採訪了幾十個人，錄了近兩百個小時的音，也搞壞了我的兩支錄音筆，因為有的人實在太忙，需要晚上或星期天才能採訪到，我當時一激動不夠淡定，不是錄音紐沒有按下，就是錄音筆掉在地上了

如果能夠再選擇一次，我相信他們中有的人可能不會再做地鐵了，正如我也不會再去寫地鐵，但是人總是要有一種精神的，社會總是要有一種向上的正能量的。我在杭州地鐵的采寫中，深知其中的艱辛和難言，而且我在這種艱辛和難言面前也有點無能為力，但至少我是感覺到了，在中國要做一點事情，無論是地上還是地下，可能都不是教科書上寫的那樣，但是我們又不能沒有教科書。而更令我感動的是一些90後的年輕人，他們以杭州地鐵為驕傲，無論是在地下做工程的，還是負責運營或維修

的，他們都把杭州地鐵當作自己的家。有的放棄了研究生的保送而應聘到杭州地鐵工作，有的不做空姐而做“地姐”，有的就是衝著地鐵的相關專業而報考大學的。他們沒有叫苦，他們為自己是第一代杭州地鐵人而驕傲，望#30528;他們青春而認真的面孔，我有什麼理由不把他們當作主人公呢？

特別是那些在地下一線的工人，那些成天在盾構機上作業的年輕人，有的還是很潮的帥哥呵。我問他們有沒有對象？他們說不現實啊，因為在地下工地是沒有任何手機信號的，而他們每天有12個小時是在地下的，他們說沒有談戀愛的條件呀。我也問他們，有沒有考慮換一個工種呢？他們說也不是說沒有，但眼下還是要把工作做好，等有機會了，再去考其他的技術證書，因為等年紀稍大，可能就吃不消做高難度的工作了。我也採訪了那些年輕的司機，一遍又一遍的，他們用腳步丈量#30528;腳下的路，真的，如果有一個司機要從蕭山湘湖開到下沙文澤路，那麼他們首先得把這一段路走一遍乃至幾遍，心裡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一路的情況是怎樣的，有沒有彎，有沒有坡。也釵h會問，這開地鐵機車不都是靠自動的嗎？但還是師傅說得好，自動也是要靠人動的，司機將是地鐵安全的最後一個守門員。

師傅說得多好呀。問題是我該如何把這種好變成文字的好。

當然中國有很多的矛盾和糾紛，折騰和磨擦。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工地，當我們一行人要走時，突然被一輛車擋住了道，一個人從車上下來就說：今天不講清楚，誰都不能走！

矛盾和糾紛是怎麼產生的，人心和民心到底是怎麼樣的，這都需要我調查了解並理出一個頭緒來，然後以獨立冷靜的態度來處理它，因為只有真實，才對得起良心，也對得起歷史。

還有湘湖發生的重大事故，要不要寫，怎麼寫，這於我都是考驗。因為我也深知，報告文學是一頗有爭議的形式，報告多了，文學就少了；文學強了，報告就弱了。我以為有的作品是應景的，有的作品是能傳世的。我寧願我的作品是應景的，但地鐵本身是能傳世的，五十年，一百年以至更長。為這樣的傳世，我一定還會用其他的形式去表現，正如美國詩人龐德寫地鐵的詩歌那樣——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般顯現，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釵h花瓣。多麼奇妙的詩句啊。我相信白居易或蘇東坡在世，他們也一定會去寫地鐵的，而時代也在呼喚今天的白居易和蘇東坡。

有人說過奶撕b詩外這句話，我覺得頗有道理。地鐵於我，是一個完全不熟悉的行業，所以採訪和溝通顯得尤其重要，你要讓採訪者能夠在幾個小時里講出他最為生動的故事，或者，那些看似平淡的經歷背後又有多少人情世故。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的，如果他抽煙，我便也抽煙並遞煙，如果他喜歡喝茶就不斷給他續水，如果下了班他還意猶未盡我便一直陪他；如果他希望我去工地看看，我第二天一早便一定在等他了；如果這個採訪者是貴州的，我一定會說我在那一片山水的體會。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交流和溝通，這可能是比寫作本身更為重要的方面，做一個好的提問者和傾聽者，有時比什麼都重要。

還有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，體驗體驗再體驗。事實上當我完成這部報告文學的時候，離第一次我坐地鐵都快三十年了。也就是說我是積了三十年的內它蒼虻g地鐵的，但真到杭州地鐵開通的那一天，我仍然是呼吸急促、面色潮紅，就像跟一個初戀情人約會似的。是啊，這也是整個杭州跟她心愛的地鐵要來一次約會。